

秦腔詈語及其文化

李占平*·王懷中**

<目次>

- | | |
|-------------|-----------------|
| I. 序言 | 5. 方言詈語 |
| II. 秦腔詈語的類型 | 6. 隱語詈語 |
| 1. 稱謂詈語 | III. 秦腔詈語的類型 |
| 2. 人倫詈語 | IV. 詈語在秦腔中的表達功用 |
| 3. 動物詈語 | V. 結論 |
| 4. 生殖詈語 | |

I. 序言

所謂詈語，就是罵人的話，即用粗野或惡意的話侮辱人，是人們宣洩憤怒情緒時使用的語言。也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言語現象，既屬於社會行為，又是言語習俗。漢語詈語作為漢語詞匯的一個組成部分，“濫觴於先秦，發展於秦漢，經三國至南北朝的豐富，歷隋唐而繁衍，在宋元時轉型，至明清乃泛濫”。¹⁾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20世紀90年代以後針對漢語詈語的研究才不斷發展起來。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西北地區戲曲歌謠語言文化研究》(立項號13&ZD119)、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腔語言和民俗研究》(11XY023)的階段性成果。

**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副教授

***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副教授

1) 劉福根，《古代漢語詈語小史》，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2月。

秦地语言中骂詈之语较多，且往往比较俚俗甚至粗鄙。作为秦人戏曲的秦腔剧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詈语。秦腔中适度使用詈语，能显示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并容易引起观众共鸣。本文细考330余部秦腔剧作，对其詈语进行了穷尽式考察，对其詈语的类型及文化特征进行了归纳。

II. 秦腔詈语的类型

经过考察，我们将秦腔詈语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1. 称谓詈语

所谓称谓詈语，是指用人的称谓来骂人。用来骂詈的词语一般具有贬抑、粗鄙、甚或卑贱之类的含义。这一类的詈语骂詈的程度一般略低，骂詈者的往往是受过教育或者是有身份之人(如是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常见的称谓詈语有：匹夫、奴才、贱人、混账、东西、虔婆、乞婆、娼妇、蠢才、贼、孺子、崽娃子等。如：

① 高培支《鸳鸯剑》第十回：

郑道仁：陈自明、老匹夫、平时家教不严、临时希图免罪、羞也不羞、耻也不耻。陈起脸来、呸、呸、呸。²⁾

② 孙仁玉《柜中缘》：

许钱氏：我把你个奴才，怪道候你候不着，你才在屋里连你妹妹闹仗哩。你真不是个好东西。³⁾

③ 高培支《二郎庙》第三回：

2)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104页。

3)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九集)》，1959年，第7022页。

沈兰芳：老虔婆、老虔婆、你把我当就何人、我乃玉皇大帝面前杨二郎是也。⁴⁾

④ 孙仁玉《看女儿》：

骡子叔：哎，我把你个老乞婆，你娃可怜，一月来了二十九天，还是小
节。媳妇子她娘家还讨厌，一年去了两回半，你老乞婆是个啥账算些！老
乞婆真是个偏偏心！⁵⁾

⑤ 李约祉《杨氏婢》：

张芸娥：(唱)听一言气得我团团战，蠢才说话太欺天。
你真吃了豹子胆，敢在我前把嘴翻。⁶⁾

⑥ 孙仁玉《女婿拍门》：

钱 妻：你一个劲儿拉扯的，我是欠下皇粮了。(打长生介)你碎崽娃子先试
再掀。⁷⁾

2. 人伦詈语

人伦詈语是指从人伦方面进行詈骂，主要是詈骂时提及对方的长辈。在中国，骂及对方的母亲、祖母或其他长辈，是极为常见的一种詈骂方式。人伦詈语还有一个特点是被骂的对象可以不明确，或者只是人们使用的一种粗话，类似口头语。如：

① 高培支《亡国影》：

张三太：平常那么些差官卫队护兵马弁、不知他妈的都跑到那里去了。⁸⁾

4)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五集)》，1958年，第1191页。

5)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九集)》，1959年，第7193页。

6)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七集)》，1958年，第2275页。

7)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九集)》，1959年，第7275页。

8)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五集)》，1958年，第1371页。

② 《艳娘传》第十五回：

秃林：我娃子早就明白了。不怕把人屈死吗！喊他妈的喊，大老爷，冤枉！⁹⁾

③ 范紫东《大孝传》第十一回：

郑牛氏：你看吃了个干净、连狗舔了一样。摔他娘的摔了。(摔锅)¹⁰⁾

④ 高培支《端阳苦乐记》第十四回：

伴兰：姑娘改装。

林馨娘：改你娘的装。

伴兰：夫人换衣。

罗琼珠：换你婆的衣。¹¹⁾

上述四例中，“他妈的”“他娘的”“你娘的”“你婆的”骂及对方的母亲或婆。在中国，宗族观念深入人们内心深处，因此辱骂对方家庭成员，特别是长辈成员，能让对方难堪并构成伤害。

3. 动物詈语

所谓动物詈语，就是把人视为禽兽，用动物比人进行詈骂。常用来骂人的动物有：乌龟、狗、猪、驴等等。常用的动物詈语词语有：禽兽、畜生(牲)、犬马；乌龟、王八、王八蛋(王八旦)、王八羔子；狗头、狗屁、老狗；秃驴、驴脸。

“禽兽、畜生(牲)、犬马”等词在骂詈时带有一定色彩的文言色彩。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有身份的人的骂詈用语。如：

9)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二集)》，1982年，第451页。

10)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二集)》，1959年，第4357页。

11)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275页。

① 高培支《鸳鸯剑》第七回：

郑道仁：(唱)多亏你中解元名扬天下。甘造反全不怕越律犯法。
我女儿何等人岂配犬马。大兵到恐怕你赤族灭家。¹²⁾

② 高培支《端阳苦乐记》第三回：

洪锦云：(唱)听罢言来团团颤。禽兽作事太欺天。¹³⁾

③ 李桐轩《双姝记》第十二场：

尤氏：(唱)我知道全家人欺软怕硬，这一回先看我处置畜牲。¹⁴⁾

在汉语中，“乌龟”和“鳖”是人们在骂人的时候经常使用的动物。“乌龟”俗称“王八”，骂詈语中经常用到“乌龟、王八、王八蛋、王八羔子、龟儿子、鳖娃子”等词语。如：

① 《如意钩》第十四场：

李瑞麟：好一王八，你将毛氏杀坏，反说被人拐去。人来，枷起来！¹⁵⁾

② 李桐轩《戴宝珉》第二场：

戴宝珉：你看晦气不晦气，早是遭下这事，又遇着这个不说理的王八蛋！¹⁶⁾

③ 《打金川》第十一场：

邻人：丢手。我还把人错认咧，那个鳖娃子把人错认咧。¹⁷⁾

12)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89页。

13)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200页。

14)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六集)》，1958年，第1787页。

15)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四十集)》，1984年，第151页。

16)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六集)》，1958年，第1718页。

17)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九集)》，1959年，第3096页。

④ 王辅丞《一线天》第二场：

杨同范：涂如松那个杂种，这样狠毒。既不中意，或休或卖，都是你的主权，法律亦许离婚。如此虐待命妻，真正岂有此理。混账王八羔子！¹⁸⁾

除乌龟外，“狗”和“驴”也是人们经常用到的骂詈动物。经常用到的詈语有“狗头、狗屁、老狗、狗党、狗官、狗贼、走狗；秃驴、驴脸”等詈词。如：

① 高培支《鸳鸯壶》第六回：

欧阳氏：好心毒的狗男女。自从你前晚洩谋之后，我便着提防于你、你心说将我主母灌醉，便可以误中奸计。……¹⁹⁾

② 《鸳鸯误》第十回：

胡楠：捣蛋、既无被告、又无证见、无头的命案、教本府怎样与你公断。人役们、教老狗滚蛋。(田下)打轿掩门。²⁰⁾

还有一些詈语非常粗俗，带有极其强烈的骂詈色彩，并带有鲜明的关中方言特点。如：“猪巴的、猫巴下的、猫牌下的、狗鳖娘养的、狗娘养的、狗日的、崽狗失的、王八日的、王八失”等等。

① 《乾坤带》第四场：

苍头：小伙计，我把你个猫牌下的，我说砸不得，砸不得，你总说能砸得，小千岁这般时候，还要去大街市上游玩，咧跟个老虎一样，弄下个麻烦咋弄呢？²¹⁾

18)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三集)》，1959年，第8876页。

19)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148页。

20)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集)》，1959年，第3466页。

21)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九集)》，1984年，第324页。

② 高培支《双凤钗》第五回：

李作栋：好一贺成，做出此事，欲待鸣官，就便宜了这狗娘养的。不如想个奇妙方法，教狗贼慢慢地受个难过去吧。²²⁾

③ 《六义图》第十三回：

钱孝：待我先把门关了、再收拾个枣棍顶住。哎呀家家、这一夥崽狗失的在外头等着我、我如何逃走得脱。我不免撞墙一死。²³⁾

上述各例中，“巴”也写作‘屙、脾’，关中方言为“大便(动词)”的意思，也有“生殖”之义(主要用于动物)。所谓“猪巴的、猫巴下的”也就是骂对方是猪或者猫生下的。“王八失”中的“失”也是关中方言。这种詈语粗俗，方言特色浓，骂詈程度强烈。

4. 生殖詈语

所谓生殖詈语，是指提及生殖器官用于詈骂，如《水浒传》中用“鸟”来骂人。由于不同地区方言对生殖器官的表达方式不同，因而生殖类詈语的用词和用字一般带有极强的方言色彩。关中方言中经常用到的生殖器官词语有“屙(也写作“毬、球、求”等)、鸡巴；皮；醜(也写作“松”)”等。“屙”在表达上，既可以有较强的骂人色彩，也有时不具体骂人，只是一种较为粗俗的口头语。如：

① 孙仁玉《看女儿》：

任柳氏：求！呔是娃那一月来咧，我有些闲话，没叫回去。你个老不像啥的，偏偏把呔就给记住了。来来来，闲话少说。²⁴⁾

22)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五集)》，1958年，第1276页。

23)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八集)》，1959年，第2511页。

24)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九集)》，1959年，第7193页。

② 《三义节》第四回：

内：你以前喝下的酒。还没给钱、可喝来了，滚毬开。²⁵⁾

③ 范紫东《颐和园》第二十二回：

李莲英：你还能作皇上、你能作狗鸡巴旦。²⁶⁾

“髹”也作“髹”或“松”，引申为骂人(或动物)的粗鲁话。关中方言中就多用“髹”来骂人，如“懒~、犟~、瞎~”等。如：

① 孙仁玉《青梅传》第三回：

侯大娘：给你个老髹说哩、今日我是你家贵客、给你姑娘说媒来了。我是红溜溜的紅葉。²⁷⁾

② 王伯明《熊耳山》第十六场：

周秉中：你还不得走，走了把你松饶了。²⁸⁾

“皮”在关中方言中也常用来骂人。如：

① 孙仁玉《美术缘》第十八回：

仆人甲：这个老皮，他女儿跟人逃走，他坐在这里享受，真道的没血！真道的脸厚！²⁹⁾

② 李约祉《优孟衣冠》第六场：

伶氏：(唱)千言万语说不醒，不由老身怒气冲。
恨不得送了老皮的命，教你的宰相做不成。³⁰⁾

25)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集)》，1959年，第3271页。

26)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六集)》，1959年，第6057页。

27)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一集)》，1959年，第8145页。

28)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三集)》，1959年，第9273页。

29)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六集)》，1983年，第214页。

30)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七集)》，1958年，第2169页。

5. 方言詈语

所谓方言詈语,是指用方言词汇或语法达到骂詈的效果。运用方言词汇达到骂詈的作用,前文已经叙述。这里所谓的方言詈语主要是指运用方言语法来骂人。关中方言中的“把字句”比较复杂,有一种把字句的表达方式为:“(我)把你××”,只有主语“我”和“把你××”,没有动词出现。“把”后面省略的动词可能由于不需表达甚或难以表达,动词虽没有出现,从语义上可以看出是处置式的。不出现动词,却比有动词的表达更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骂詈色彩也更为明显。如:

① 高培支《端阳苦乐记》第三回:

洪锦云:费五刁氏、我把你千刀刚万的贼。你姑娘虽然被难、也是宦家女儿。……我生不能食尔之肉、死为厉鬼、定摘尔魂。³¹⁾

② 《玉凤楼》第九回:

祖士谋:杨班、我把你个老狗、我女儿今天不能回去、我和你见官面理。³²⁾

③ 《玉凤钗》第十二回:

张妻:我把你老挨下刀子的!自古常言讲的却好,墙里讲话墙外有人,路途讲话草里有人。你将此话讲出口来,若叫外人听去,你死加我活加,你不死加我咋加?丢下我婆娘守寡加!³³⁾

④ 孙仁玉《秋莲传》第二场:

良心:还打哩,打得不出声息了,还打哩。我把你一群半斤面,尽是打监门的手。³⁴⁾

31)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200页。

32)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集)》,1959年,第3647页。

33)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集)》,1981年,第299页。

34)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一集)》,1959年,第8042页。

还有一种极具关中方言色彩的詈语是“把他家的”，也是一种省略形式的把字句，表示感叹、遗憾或者生气的情绪，是一种典型的“陕骂”。这种“把他家的”有时也表示为“把他妈”等，相当于“他妈的”等意思。关中方言中“把他家的”在口语中是经常说到的，在秦腔剧作中也有不少。除“把他家的”外，还写成“把他家家的”或“把他咖的”。如：

① 范紫东《新华梦》第四回：

老鸹：(看)把他妈的，她消闲的看书呢。³⁵⁾

② 孙仁玉《平安春》：

常高兴：把他的、架 騰 浇了一盆子水、不敢争声。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³⁶⁾

③ 《对银杯》第四回：

刘奎：哎，把他家的，咱这两天没钱，没有喝酒。……哎，我把它家家的，我嘴里不要，心里说着拿上拿上……哎，把他家的，我这嘴里说不要，心里说着拿上拿上。³⁷⁾

④ 《取金陵》第八回：

郭天叙：(暗)把他咖的，我只说没有父王的粗腿了，不料把半个子军阀，给弄成真个的势力，越弄给越壮了。为王龙心大喜，封官、封官!³⁸⁾

6. 隐语詈语

所谓隐语詈语，就是不直说本意，不直接用詈词骂人，而是借助具有相关含义的其他词语来暗中骂人。所借助的词语具有较强的隐喻含义，所以这

35)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六集)》，1959年，第6280页。

36)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十九集)》，1959年，第7158页。

37)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九集)》，1981年，第460页。

38)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五集)》，1983年，第122页。

一类的詈语往往具有较强的书面色彩。秦腔剧中用到的隐语詈语主要有“木头、竹根、二百五”(均有“笨蛋”之意)等等。如：

① 《铡丁勇》第七场：

王朝：马汉分银子么，你可给走咧！这个大木头你连银子都不要？³⁹⁾

② 孙仁玉《五台案》第七回：

姚禄：老竹根放些闲屁，夥计们速快种地。⁴⁰⁾

高培支《人月圆》中，柳小青吸烟嫖赌，以致倾家荡产，并将其妻柏秀贞出卖。其舅殷志洁与朱秦娘商议，让女儿殷彩云女扮男装，冒充官员，娶归柏氏。柳小青冻馁为奴仆，殷志洁故意将其推荐到彩云假扮的官员家里为奴，彩云百般折磨小青，欲使其浪子回头。殷彩云詈骂柳小青，出了一副对联：“三鸟害人鸦雀鸨，四灵除尔麟凤龙。”暗骂柳小青为乌龟王八，用的也是隐语詈语。本剧第九回及第十三回通过人物对白说明了对联的寓意。

④ 《人月圆》第九回：

鸨儿：人不害咱们就好了、咱们倒害过谁吗。

宋妈：你没听人说三鸟害人、鸦片、麻雀、鸨儿。凡是正人君子、提起这三害、没一个不讨厌的。咱们改了行、权当给世人除去一害。⁴¹⁾

⑤ 《人月圆》第十三回：

殷彩云：你说吗、谁把你挡住了。过来、我与你出个对子、你若对上、每月给你加倍的工资、还另眼待你。

柳小青：请老爷命题。

殷彩云：三鸟害人鸦雀鸨。

39)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七集)》，1983年，第296页。

40)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集)》，1959年，第912页。

41)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319页。

柳小青：(沉吟)小人对不上。

殷彩云：这点才料没有。我替你对罢。四灵除尔麟凤龙。懂得意思不懂。

柳小青：不懂。

殷彩云：这点意思不懂、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你把婆娘卖给别人、岂不是大大的个乌龟。四灵中间、把你除过、不是麟凤龙是什么。⁴²⁾

“四灵”，指麟、凤、龟、龙四种灵物。《礼记·礼运》：“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孔颖达疏：“谓之灵者，谓神灵。以此四兽皆有神灵，异于他物，故谓之灵。”⁴³⁾殷彩云骂柳小青“四灵除尔麟凤龙”，是骂柳小青是“龟”。这里的“龟”显然不是什么灵物，而是用了“乌龟、王八”等詈词的含义。

以上分类只是大体的情况，除以上几种詈语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詈语，也带有詈骂色彩。如污物类詈语，用人或动物的排泄物来骂人。民族类詈语，詈骂敌对的少数民族或者外国人时使用。骂詈的方式很很多种，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III. 秦腔詈语的文化特征

骂詈文化在中国语言当中可谓由来已久，其文化特点和表达功能都具有独特之处。秦腔詈语就有语体和地域文化特征。

1. 秦腔詈语具有较强的语体文化特征

詈语会随骂人者身份的不同而有变化，使得詈语具有较强的语体修辞特征。秦腔剧目中人物众多，每人身份不同，所处地位以及所受教育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说话风格。从语体修辞角度看，什么人说什么话，才符合不同人

42) 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集)》，1958年，第350页。

4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25页。

的身份。骂詈语也有身份之别,一般地位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骂人时用词也比较文雅、含蓄,很少使用那些粗俗甚至粗鲁的詈语。比如,前面“称谓詈语”中提到例子:① 郑道仁:陈自明、老匹夫、平时家教不严、临时希图免罪、羞也不羞、耻也不耻。陈起脸来、呸、呸、呸。② 许钱氏:我把你个奴才,怪道候你候不着,你才在屋里连你妹妹闹仗哩。你真不是个好东西。③ 沈兰芳:老虔婆、老虔婆、你把我当就何人、我乃玉皇大帝面前杨二郎是也。④ 张芸娥:(唱)听一言气得我团团战,蠢才说话太欺天。四例中的“匹夫”“奴才”“虔婆”“蠢才”就属于较文雅、含蓄的詈语。

而那些社会底层人员,所受教育不高,说话就比较平易甚至粗俗,尤其是在骂人时用于则比较粗俗甚至粗鲁。剧作中那些相对粗俗的詈语多由这些人发表。如前面“动物詈语”中提到的“王八”“王八蛋”“龟儿子”“狗头”“狗屁”“老狗”“狗娘养的”,还有“生殖詈语”中提到的“尿(也写作“毬、球、求”)”“鸡巴”等词语就是比较粗俗、粗鲁的詈语。

从戏曲角色层面来看,各种生角(小生、正生、老生等)、旦角(小旦、正旦、老旦等)均较少使用詈语,即便使用也往往相对比较文雅、含蓄;而丑角(含彩旦)以及杂角等则较多使用詈语,并且往往平直甚至粗俗。骂詈语的使用特点,也说明秦腔剧本很注意角色语言的提炼。

2. 秦腔詈语具有浓重的地域文化特征

秦腔是源于陕西关中地区并流行于陕、甘、宁等西北地区,本身就具有浓重的地域文化特色。秦腔语言是以西安及周边的泾阳、三原、高陵一带的语言为基础语言,因而秦腔语言就带有极强的关中方言特色。秦腔剧目中,人物身份不同,道白时的用语的“文白”也不相同。身份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物,如生、旦等角色,一般道白多用书面语或文言文,较少使用方言白话,语言比较文雅。而那些基层人物,如丑、杂等角色道白时用于一般使用关中方言白话,即所谓的“秦白”。骂詈语多由基层人物发表,因而秦腔骂詈语就带有较强的关中方言特色。

比如，前面“生殖詈语”中所用到的例子：·侯大娘：给你个老髹说哩、今日我是你家贵客、给你姑娘说媒来了。我是红溜溜的红叶。-周秉中：你还不得走，走了把你松饶了。其中“髹”，有时也写作“松”，就是关中方言特色詈词，指“精液”。

还有，“方言詈语”中的例子：-常高兴：把他的、架滕浇了一盆子水、不敢争声。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刘奎：哎，把他家的，咱这两天没钱，没有喝酒。……哎，我把它家家的，我咀里不要，心里着说拿上拿上……哎，把他家的，我这咀里说不要，心里着说拿上拿上。其中的“把他的、把他家的”就是典型的“陕骂”。最能代表詈语地域色彩的是方言詈语，詈语的地域特征，也是秦腔剧本的语言特点之一。

IV. 詈语在秦腔中的表达功用

詈语有骂詈式，表达憎恶、生气、愤怒等非常强烈的情绪；还有一种非骂詈式，即表示遗憾等不是非常强烈的语气，或者表示说话者的某种身份，甚至可能是某人的口头语。适当使用骂詈语可以表达剧中人物的情感，从而丰富人物形象。骂詈语多来自民间，适当使用也能易于吸引观众，调动观众情感，引起观众共鸣。

1. 表达憎恶、厌弃的情感

人有七情六欲，人们欢喜时则喜形于色、手之舞之，失落时则唉声叹气、神情沮丧；生气时横眉冷对、恶声粗言。当对某些人或事产生憎恶、厌弃的情绪时，罵詈之语是比较能释放人的愤怒情绪的。当非骂无以解气、非詈无以释恨时，适度的詈语使用就能使得情绪得以宣泄。戏中的人物也具有各种情感，可以说秦腔剧中中每一个人物都有想对象名的形象。符合各自身份的唱词和对白，揭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秦腔剧中适度使用詈语，能较

好地反映人物情感,符合人的基本特点。秦腔剧作中所使用的詈语大多数都表达剧中人物的这种憎恶情感。正是这些詈语的出现,使得人物形象更为鲜明,更为丰富。

2. 表示生气、遗憾或者感叹的情感

詈语不仅可以表达憎恶等较为强烈的情感外,还可以表达生气、遗憾,或者感叹等情感,这种情感的程度相对比较和缓。当人们产生某种生气、遗憾等情感时,有时也会适度使用一些詈语来表达。秦腔剧作中有些詈语就表达了这种情感。如“陕骂”的“把他家的”就主要表达遗憾、或者感叹等情感。“我把你××”这样的“陕骂”既可以表达强烈的憎恶色彩外,还可以表达生气等比较和缓的语气。

3. 适度使用詈语易于贴近观众、调动观众情感

除表达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外,詈语的使用还可以贴近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秦腔来源于民间,是生活的艺术化。正是其来自于民间,戏中所使用的语言,所表达的情感都带有极强的民间色彩。秦腔是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看戏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百姓的话语是平素的、有时是粗俗的。戏中出现一些粗俗甚至粗鲁的詈骂之语,就能比较贴近观赏者的身份和审美情趣。适度的詈语可以更好地拉近观众,引起观众共鸣。此外,对秦腔剧作中常用的詈语詈词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关中地区人们的习俗和性格。

V. 结论

秦腔中通过使用称谓詈语、人伦詈语、动物詈语、生殖詈语、方言詈语、隐语詈语,不但表达了人物憎恶、生气、愤怒、愤懑、遗憾等多种情

绪，而且展示了剧本中人物的性格特点，既体现了鲜明的语体修辞特征，又呈现了秦腔詈语浓重的地域文化特征。在实际表演中，詈语对于调动观众情感，引起观众共鸣，增强表演效果有明显的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对秦腔中的詈语与其它戏曲、民歌中的詈语进行对比研究，以便揭示这些詈语的共性和特色。

<References>

1. Chen Lizhe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Chinese Abusive Language and Japanese Abusive Language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Master Degree Thesis of Nanchang University*, 2015.
2. Chen Yiming. "Analysis Patriarchal Education Right Based on Brute Abusive Language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Journal of Xinyu University*, (2010.5).
3. Guo Shenqing. "The Chinese Abusiv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2002).
4. Jiang Zhiqian, Fan Rui. "Th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n Chinese Abusive Language about Sex". *Qinhai Social Sciences*, (2008).
5. Li Du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busive Language of Ancient Chinese". *Journal of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999).
6. Li Na. "Change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Psychology based on Use of Abusive Language". *Seeker*, (2010).
7. Liu Fugen. "An Analysis of the Use of Abusive Language in The

-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Journal of Zhe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2007).
8. Liu Went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busive Language of Jinpingmei and Culture for townspeople”,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2000).
 9. Meng Jianan, Liu Jindian. “Abusive Language and Social Culture”. *Contemporary Rhetoric*, (1997).
 10. Meng Zhaoshui. “The Chinese Abusive Language Mod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Qilu Journal*, (2006).
 11. Mi Min. “The Abusive Language about Death”. *Journ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2005).
 12. Ouyang Weihua. “Abusiv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Journal of Liaoning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3).
 13. Qiu Qingsha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about Chinese Abusive Language Mode”. *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2004).
 14. Quan Meixiang. “Analysis on Changes from Abusive Language to Intimate Language”. *Modern Chinese*, (2011).
 15. Shen Yang. “Evaluation on Newly Emerging Foul and Abusive Language i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2016).
 16. Tan Fangfang.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busive Language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Journal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9).
 17. Xie Xiaoke.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he Cursing Expressions in Heros of the Marshes”. *Journal of Gansu Normal Colleges*, (2015).

18. Yuan Yan, Zhang Shenglong.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4).
19. Zhang Yimin. "On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Abusive Languag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 of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11).
20. Zhou Yang.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Chinese Abusive Language". *Modern Chinese*, (2013).

<参考文献>

1. 陈丽珍, 〈汉日骂詈语的对比分析及其对外汉语教学〉,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2. 陈艺鸣, 〈从《红楼梦》畜类化骂语看父权教令权〉, 《新余高专学报》, 2010.
3. 郭沈青, 〈汉语骂语及其文化底蕴〉,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02.
4. 江志全、范蕊, 〈汉语性骂语的心理及文化分析〉, 《青海社会科学》, 2008.
5. 李朵, 〈古代汉语骂语中的文化内涵〉, 《黔南民族师专学报》, 1999.
6. 李娜, 〈从骂语的使用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 《求索》, 2010.
7. 刘福根, 〈《红楼梦》骂语使用分析〉,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
8. 刘文婷, 〈《金瓶梅》中骂语的文化蕴涵与明代市民文化〉, 《宁夏大学学报》, 2000.
9. 孟建安、柳金殿, 〈骂语与社会文化〉, 《修辞学习》, 1997.
10. 孟昭水, 〈汉语骂语的致骂方式及文化内涵〉, 《齐鲁学刊》, 2006.
11. 米敏, 〈“死亡”类骂语〉, 《滨州学院学报》, 2005.
12. 欧阳伟华, 〈《红楼梦》骂语及其文化蕴涵〉,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3.

13. 邱庆山, 〈汉语詈语致詈方式的文化心理〉,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4.
14. 全美香, 〈詈语转化为亲密语言的考察〉, 《现代语文》, 2011.
15. 沈阳, 〈从现代汉语规范化角度把脉新兴流行詈语〉,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16. 谭芳芳, 〈近20年来汉语詈词詈语研究综述〉, 《盐城工学院学报》, 2009.
17. 谢晓科, 〈《水浒传》中骂詈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2015.
18. 袁焱、张胜隆, 〈汉英詈语对比研究〉, 《学术探索》, 2014.
19. 张宜民, 〈汉英詈语的语音特征分析〉,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0. 周洋, 〈汉语詈词研究综述〉, 《现代语文》, 2013.

< Abstract >

There are some commonly-used curses in the plays of Shanxi Opera. They are 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which can be grouped as follows, curses about appellations, human relations, animals, reproductive organs, dialects and linguistic metaphors. These curses have strong linguistic colors and coordinate with the identiti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play. Most curses have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dialects in central Shaanxi. They can convey such strong emotions as hatred, and anger and sorry as well. The proper use of curses in the play can shorten the distances between audiences and call resonance with them.

Key Words : Curse(詈语), Cultural Features(文化标志), Plays(剧作), Shaanxi Opera(秦腔)

